



# 三月风

《孤竹风》文艺作品专集

河北省卢龙县文联编

三月风

卢龙县文联

卢龙县北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5.75 开本 32 字数 11 万字

印数 800 印制时间 1999 年 3 月

准印证文号冀出内准字(1999)第 AQ020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 编：宋 坤**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毕永新 宋 坤 李保东 张树祥

张树满 张富祥 席立新 徐宝山

**责任编辑：徐宝山 张树满**

**封面设计：田庆瑞**

**封面题字：肖民生**

## 主编絮语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周年华诞。50 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巨大宏亮响震寰宇的声音，鼓舞振奋了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炎黄子孙，人们欢呼、跳跃、歌唱、欢庆，整个华夏沸腾了。从此，用烈士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升起来。她标志着，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倍受欺凌的屈辱历史彻底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武力威胁，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发生过严重失误。但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排除各种干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地提高。12亿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建设和步入小康社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今年，我们要隆重庆祝建国50周年，能参与这个跨世纪的庆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和骄傲。我们卢龙历史渊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经过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培育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英雄，他（她）们为革命的成功，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在卢龙的大地上，留下了他（她）们光辉的足迹。建国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卢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使卢龙面貌更加日新月异。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业余作者，要站在时代的潮头，为我们建国50年的光辉成就大歌特歌，为我县各项事业的兴旺发达大颂特颂。“艺术创造是心灵的燃烧”，发生在卢龙大地上的50年来的巨大变迁，要靠一大批激情横溢、与这个大时代相称的杠鼎之作来体现。伟大的时代召唤我们，多彩的沸腾生活感染我们，迈开双脚到社会中去，到生活中去，到各行各业中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遵循江泽民总书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擎起描绘生活的巨笔，写出一篇篇一个个不愧我们伟大时代的精彩华章。

在我们满怀喜悦迎接建国50周年之际，这本《三月风》与大家见面了。她收录了我县广大业余作者迎接建国50周年的

献礼之作,她是我县群众文艺创作兴旺繁荣的一个缩影。纪实文学《来自高墙内的报告》以平实的手法,记录了被誉为全国一级看守所的我县公安战线的指战员们,在特殊岗位上做出极其感人的事迹;小说《野河谷》,作者用荒诞传奇的笔墨,演绎了现实生活中颇具典型的几个活生生的人物;散文《孤竹风情》、《情系舞台,生生不息》等以生动的笔触,寓情寓景,抒发了作者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自己所仰慕所怀念的人、物,以及对火热生活的无比珍爱;这次收录的诗词,大多出自老年作者之手,或咏物或言志,或触景生情,或对新生活的感情喷发,读来令人清爽神往;文艺作品中,集中表现了我县财税战线上广大工作者,对事业的赤诚奉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县各条战线呈现的敬业爱岗的新人新事新风貌。

1999年是大事喜事多的一年,在迎接建国50周年的时候,我们推出这本专集奉献给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这本《三月风》可能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9年3月

# 目 录

	<input type="checkbox"/> 主编絮语	(1)
小 说	<input type="checkbox"/> 野河谷	张树满(1)
	<input type="checkbox"/> 座 位	辛志刚(15)
	<input type="checkbox"/> 没有别的祈求	何文潮(20)
	<input type="checkbox"/> 墙内桃花	崔敬祎(26)
散 文	<input type="checkbox"/> “桃源”觅踪	王金富(41)
	<input type="checkbox"/> 情系舞台生生不息	张富祥(42)
	<input type="checkbox"/> 大山里的灯火	孟凡飞(44)
	<input type="checkbox"/> 大山咏叹调	张玉茹(46)
	<input type="checkbox"/> 雪的故事	冯婷云(48)
	<input type="checkbox"/> 夏与秋的变奏曲	刘云峰(50)
	<input type="checkbox"/> 生命的痕迹	杨雪松(52)
	<input type="checkbox"/> 住楼小记	马宽明(54)
诗	<input type="checkbox"/> 孤竹风情	宋坤 李保东(57)
	<input type="checkbox"/> 青春无语(组诗)	司素敏(61)
	<input type="checkbox"/> 归来吧,澳门	徐笑妍(65)
	<input type="checkbox"/> 山·天(外二首)	王爱民(67)
	· 古体诗词	
诗	<input type="checkbox"/> 再煮浊酒论英雄·观	
	<input type="checkbox"/> 《三国演义》有感(外二首)	符祥(70)
	<input type="checkbox"/> 九八抗洪(外四首)	张家祥(70)
	<input type="checkbox"/> 夷齐井	宋 坤(71)
	<input type="checkbox"/> 缅怀发妻(外一首)	朱立天(71)

歌	□独酌有怀(外一首)	修 良(72)
	□浪淘沙(外二首)	刘占峰(72)
	□采桑子	杨雪松(73)
	□点绛唇	周秀艺(73)
	□访月白楼遗址	张树满(73)
	□为高寿老人题	刘玉平(73)
	□忆江南	李建军(73)
	□五律	李建新(74)
	□浣溪沙	司素敏(74)
	□卢龙经幢	王金富(74)
纪实	□人生如歌	席立新(75)
	□双脚踏上幸福路	席立新等(88)
	□心碑	李保东(98)
	□青山遮不住	傅香(104)
文	□鹿儿魂	李宝东(107)
	□挥剑斩恶魔	毕永新(133)
	□来自高墙内的报告	张树满(138)
文学	□家里家外(小品)	徐宝山(151)
	□赞歌唱给你(相声)	王 良(160)
	□村头的较量(群口快板)	徐宝山(165)

# 野 河 谷

张树满

在很远的地方望去，青龙河极像一条银白色的布带，缠绕在苍茫的原野上。在河的源头终极处，浊雾氤氲缥缈，显出原始的神秘。孤人扛着一柄铁叉，手提网兜。叉刃在苍白的冬日下闪烁蓝光。孤人走得十分缓慢吃力，在宽阔荒凉的河滩上，他的身影一伸一缩地在草滩上出现。

一只苍鹰在天空出现，在河下游的上空盘旋。那里有一片灰麻麻的树林，它的上空笼罩一朵懒散闲淡的浅色云团。这里河两岸的堤坡向两侧延缓，土质呈苍老的褐黄色。那只苍鹰一会就钻进了云层，只片刻功夫，它又出现了，把箭一般离去的影子投在一片开阔的枯草地上。

一颗颗巨大的卵石横躺竖卧在草地上，冬天的草地裸出一丛丛枯败的草根，一阵阵风袭来，孤人张大鼻孔，那般奇异的气息又出现了，一股浓浓的来自鱼腹的气息，说不上就从哪刮来了，呛得人打嗝。而孤人就是被这股气味引诱着，才走进这片荒河滩的。昨天晚上，他在黑黝黝的屋里就猝然闻到了这股气味，来自鱼腹的气息，有股浓浓的水腥味又略含甘草气息的气息。现在，这股诱人的气息紧紧追着他，他紧走慢走也躲避不开那股气味的诱惑。梦幻般的奇迹这时就出现了，他站在荒河滩上，望着被冰雪覆盖的河面，那段河面宽阔，冬日投射其上，闪着灼目的寒光。箭一般的鹰影滑过河面，之后在瞬息之间灰云遮住了冬日，河面阴暗下来，冰裂的啾啾之音从远方传来，沉重地绽开在河面上，冰裂声如沉雷滚滚，整个河道都被震得摇晃起来，瞬息之间巨大的冰块撼动了河面，那晶亮

透明有磐石般大的冰块陡然竖立起来，如一堵坚厚的巨墙，直挡住了河面的上空。有一队鱼阵，那简直是梦中的奇遇了，自河底冲天而起的，是一排银鸽色的鱼阵，那些鱼是生了翅的或者是鳍变成了翅，拖泥带水地从河底扑楞楞地飞起来，鱼翅拍击着，带着风声，直掠向河的上空。天空鱼影绰绰，鱼群遮天蔽日……等他惊醒来时，才发觉是大亮天，太阳光正射在窗上。

他抬头看看茶蛋一样毫无生气的太阳……

在浅灰色的阳光中，孤人看见了一双还算秀气的女人的眼睛。那女人正在用眼眸盯着他，愈逼愈近，孤人想喊她一声，他知道女人是谁，女人叫麻姑。女人的年龄不很大，三十挂零吧。女人留着马尾辫，细高挑的个子。女人很瘦，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女人走路都打晃呢，风吹细柳一般。女人是从远方来的，孤身一人，投奔到达子营。达子营是边城根儿的一个小镇，万八千口人的镇子，四周是不算高的山岭，把小镇拥在怀里。麻姑出现在街上，镇上人都感到有些新奇。达子营没有这个女人，这女人肯定是从外乡来的，投亲？逃难？还是让人贩子拐来的？没准。那天孤人一大早就背着鱼篓进了镇，鱼篓里装着个蠢物，蠢物在篓子里弄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心里一边骂：蠢物，活王八！爷背你哩，你显灵哩，你显灵就佑爷卖个大价。爷就指望拿你换粮茶呢。孤人来到自由市场，把蠢物拿出来一亮，立马围上一圈人，闲人看热闹，指手划脚，七嘴八舌，这王八多大呀？有七、八斤吧？这么大的蠢物，得长五十年吧？立刻有人纠正说要一百年。那物面对众人，毫无惧色，半伸着脖子，半眯着一双鼓鼓的绿豆眼，一副似睡非睡的安详状。这时，麻姑刚好从旁路过，她同样招惹好多目光，她也同样新奇地看市景，看人。她看见一群人围住什么看，也凑近前，插在人

缝里挤。她挤近人群核心，才看见一身泥水的孤人，连脸上都溅着泥点子，皮肤锈一层水色。那卖蠢物的人——孤人一抬脑袋，一双眼恰好扎在了女人身上。这一圈人里，唯有她一个女人。麻姑怔了一下，她没想到卖蠢物的人会同时扫她一眼，她的脸有些红。想脱身朝外挤。这时一个胖大的汉子出现了，胖大的汉子两条壮胳膊一分——人群立马闪开一条道，容那大汉子进来。孤人你个孙日的。胖大汉子就这一声喊，孤人见是苏老板，外号苏三枪，名苏金昌——达子营的一个挂名号的富翁。苏三枪蹲下身去摸那蠢物。那蠢物勾回头，张开蛇一样的嘴巴，闪电般迅速，差一点没衔住苏三枪细长的手指头。嘻！这家伙倒是厉害角色！人群里一阵唏嘘，有个老头警告苏三枪，小心点，别让那物真给咬了，咬住了实着呢，砍断脖子都不松口。有人笑道那就手上多个王八头了。老头补白说，听说让这物咬了，非得牵个黑驴来，大黑驴一叫，它就松口了。苏三枪拍拍手，叫它是长寿星，谁能判出它有多高寿了？我赏银十元。有个瘦小子跟他倒笑，就赏银十元啊？您是大财主呀，让我念声阿弥陀佛，多加点赏钱。苏三枪又拍下手，行，就当我进庙堂给菩萨进香了，赏银五十元。话音刚落，人们立刻七嘴八舌唾沫星四溅地瞎猜判起来。一百岁！二百岁！一千岁。说一千岁的是个斯文青年，他斩断别人的话说，他判断此物的年龄是有根据的，此物背上的花纹，呈奇特形状，他已经观察好一阵子了。他用手指指点给众人看，那真有依稀可辨的几道浅青色的道道，看上去好像是几个套在一起的“O”——环环地扩大。斯文青年笑着冲苏三枪说，这是三个套在一起的“O”，暗示着一千。一千不就一后面挂三个“O”吗？苏三枪仰头一笑，好！就算刘镇长猜对了。这也正迎合了那句俗言“千年王八万年龟”。借刘镇长吉言，后天去我家喝寿酒。说完，掏出一把钞票，抽出

一张啪地拍在刘镇长手里，赶情这斯文青年是在达子营镇政府供职的副镇长，一翻恭维话就占去了五十元的便宜。苏三枪随后对孤人说，孤人，你讨个价，这物我买定了。孤人搓搓手说，这价只能冒估，我头一回弄这么大的上来。苏三枪问众人：谁的眼力好？给估个价。有人说市场价该多少钱一斤。孤人说，那说的是斤八两大小的，这物有七斤九两，虚点报是八斤呢。苏三枪说，就算是八斤，八字吉祥。刘镇长说那就八百吧。苏三枪把脖子一绕说这物是他妈老天给爷预备的，不要八百，凑个整，一千块！四周众人哗然。苏三枪啪啪点钱，说，把篓也给我吧，不然这物咬了我，还得去寻头黑叫驴来。孤人收下钱，苏三枪把篓提走了，众人才散开。孤人离开市场，刚走出十几步远，一回头，就瞅见了那个女人，陌生的脸庞正冲着他

.....

孤人现在一双眼倏地就黑了……太阳在明灭之间消失，他看见的是那个夜晚，夜色四合，星光泛亮，河岸边雾露滋润，水草柔软，秋虫唧唧，水声淙淙。孤人谛听着水上的声音，头枕着一捆干水草扎成的草枕，身下铺着厚厚的蒲草垫子，满屋清新的水草气息。他头睡前总要磕袋烟，望着一明一灭的烟火，静静地想一阵心事。他想昨天和今天的事。昨天他使船网鱼，满河道上下游的折了几个来回，寸把长的小草鱼一条也未网到。秋天的水微凉，鱼的行动有些迟缓了，在野河上捕捞，还算是旺季，就是他妈的一网一网的扑空，眼见夕阳西下，就要收船了，最后一网往水里撒时心态悲凉，并未怀多大希望。往上拖时却很沉重，心里生疑，待到拖上来时，竟会是那蠢物。那蠢物是罕见的，孤人在岸边从事捕捞二十年，也没捞上过那么重一只。是神的赐予吧？八成是。老天是神，灵醒着呢，让人去

活，去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孤人没别的本领，就会网鱼，他的兴趣就是在水上网鱼，于是有了一条大河，河里有鱼也有那蠢物……岸上有一座座村，一片片田，有一座万八千口人的达子营，有一个放屁都山响的大财主苏三枪。苏三枪的外号来历孤人知道，他本是镇上一个赖皮，好吃懒做，苏三枪有个镇人皆知的毛病，爱放屁，一走路，屁股眼一拧一挤嘟嘟就是三声响屁，所以人送外号苏三枪。苏三枪早几年干上杀猪营生，干着干着就发了，现在办了一座肉联厂，自己当上了甩手老板。孤人想幸亏有了个苏三枪，要不自己网上那么大个物，一千块钱呀！没钱谁吃得起？从市上转回河边，一路上孤人把那厚厚一叠钞票数了好几遍。一千块钱！相当于他网两三个月的鱼。他盘算着，这一千块钱……

就在孤人做着如意美梦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由远渐近，来人直至门前，孤人也没有听见。笃、笃，来人敲起门，孤人仍没有听仔细。笃！来人使劲敲一下门，孤人才一个鲤鱼打挺，惊问一声谁，我。外面竟是个女人的声音。孤人披衣下床，心里纳闷。孤人的石屋里有过女人，三年前吧，孤人讨过一个女人，那女人跟孤人过了八个月夫妻生活，又逃走了。那女人就是从外乡逃来的，又逃走了，就如原野上的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孤人至此对女人深怀戒心，孤人不是畏惧女色，厌恶女色。他与女人有过八个月的长梦，留下了一个梦境里的温馨记忆。现在冷不丁听门外女人叫声，惊恐和疑惑感可想而知。门打开了，月光下闯进来一个女人，瘦高挑的影子，如一缕秋风，忽扇一下就吹进了屋里。你是谁？孤人惊问。女人吃吃笑了，我是我。孤人攀灯一看，眉眼好熟，似曾相识，一时又想不起于何处见过。你……到底是谁？女人仍吃吃笑，笑罢，说道我是见过你的，我跟你走了一路。你？你跟我走过

一路？对呀。女人又笑一下，她笑起来挺受看的，你白天卖的那物，好大呀。女人说，你走回来，我就跟你来了。孤人问，那你在哪裏等？女人答，我在河边等呀，你进了屋，我就猫进水草丛，坐在河边，听水的声音。孤人又问，你从哪裏来？女人答，我是沿河来的，顺着河，一直走到这儿。孤人问，那你的家呢？女人答，我家在老远的地方，这条河的上游，很远很远的。孤人问，你到这来干什么？女人答，来找你呀，我千里迢迢到这来，本也是稀里糊涂，没有目标地走。等见到了你，恍惚之间，我才弄明白到这就是找你的。孤人说，我可不稀罕你来找我，我实在一个穷汉。女人说，我不计较谁稀罕不稀罕，我从老家那里一起步，就觉得冥冥中有股劲拽着我，把我往这边拉。我本不想到这里来，可我还是到这里来了。孤人说，你说的玄了，我弄不清楚，你找我来做啥？女人说，我说的不玄，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咋就会遇上你，咋就跟你来，来了又作甚。女人说到这里，脸上嫣然一笑，挺受看的样。女人接着说，兴许是河的缘份，也兴许是那物的缘份，没有这条河，就没有那物，没有那物，也断不会有市上的人群拥围着你看，我也就不会见上你……说到此女人又嫣然一笑。面对笑吟吟的女人，孤人到底乱了方寸，你、你还饿着吧？女人点点头。要不我煮碗汤给你暖身吧？女人点点头。孤人就升火煮汤，女人吃了汤，没有走的意思。孤人问她，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女人眼圈红了，女人说你不须问了我不会告诉你。说罢女人就掉下两滴泪来。孤人想了想，鼓起勇气说，要不你晚上就睡这屋？女人点点头。孤人就让女人躺在自己唯一的木床上，自己抽身朝外走。女人拽住孤人，大哥，你……孤人说我去河边睡。女人摇摇头说使不得，睡河边会着凉，你就在地上铺上干草，我睡在床上你睡在地上。

女人没有走。孤人的屋里有个女人了。孤人白天去网鱼，女人为他煮饭。孤人的衣服脏了，女人为他洗。孤人夜里睡不安生，女人就陪他说话。孤人原是有点怕女人的，没来由地怕，渐渐的，他在河面上望见自家房顶烟囱里冒出的一缕炊烟，心里便有了些许的慰藉。孤人一回到家里，能吃到现成的饭菜，心里便生出一种幸福感。孤人的衣服破了，女人一针一线为他缝补，孤人心里就暖暖的，比穿厚一层衣还暖和。孤人和女人的话多了，孤人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和女人说话，话头就没有了尽头，从河边说到岸上，说到村里，说到镇上。女人吃饱了饭，稍做梳洗打扮，人年轻许多也鲜艳许多了，黄白的脸上有了血色，身子也慢慢丰满起来。女人一胖就好看多了，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女人原来是很有姿色的。孤人有时会问起女人原来的家，女人只是笑，委婉地措辞把话头移开。这样孤人疑心更重，更想探个究竟。一晃半年多过去，孤人每每问到女人的老家，女人都一律以笑作答。有一次被孤人问得急了，女人吃吃笑着说，你当我是人哩！我原不是人，是水里的精怪，你就当我是条鱼变的吧，鲤鱼精。孤人摇头不信。女人说，我原没有家。孤人又问，那你姓甚？女人答，我是没家没孽的人，也没名没姓。你瞧我脸上，有着几颗麻印记，过去人称我麻姑，你也就叫我麻姑吧。孤人对女人的回答不甚满意，但又无从捞到她的根底。麻姑看出孤人的疑惑，她说孤人你就放心去外头做事，你是我的恩人，我不会做坑害你的事的。孤人这才放心去做事。说来也是怪事，也许是运气使然，自从麻姑进了家门，孤人每日出船都能捕到很多鱼，都能网到几十斤重的鱼。孤人和麻姑一块去镇上卖鱼，孤人和麻姑把鱼弄上市，鱼摊马上让人围住。青龙河水甜，鱼也甜，出手就是好价。麻姑是生意场

上的女能人，嘴巴乖巧，与人总是和颜悦色，很讨顾客的喜欢。有人跟孤人开玩笑说，孤人，你好艳福，讨个好老婆。孤人就喜滋滋笑咪咪的。

苏三枪经常到市上买鱼，就有机会经常见到孤人和麻姑。麻姑知道苏三枪是镇上大户，不敢得罪他，就分外小心答兑他。苏三枪对麻姑愈来愈注意。这赖皮鱼佬孤人，竟白捡了好女人。苏三枪每回来鱼摊买鱼，都寻着话题跟麻姑唠扯。苏三枪财大气粗，在镇上颇有势力，对女色自然不乏胃口的，苏三枪更不把孤人放在眼里，相反，苏三枪认为，凭孤人那么个臭鱼佬，竟拥有麻姑那个秀色可餐的女人，这倒显出忒不公平。自古英雄爱美人，或曰郎才女貌，或曰美人爱金钱，都是世间一条条理，你批来驳去的这理也不断。老子腰里有钱，有钱就能有房子、有汽车、有女人。被苏三枪玩过的女人多了去了，但苏三枪的脾气怪了，每玩一个女人顶多玩两次，再玩就不新鲜了。他就是要尝鲜，女人对他来说就是一道道菜，酸味甜味香味辣味苦味色味各不相同的菜。苏三枪见麻姑的次数多了，越发觉得麻姑的确算得上是一道好菜，她的皮肤太阳晒不黑，天生白皙。她的头发乌云般浓密。她的身材婷婷如柳。她的亮眼又圆又大又有神。她的模样像月亮一样俏丽。她的……一切都中苏三枪的意。苏三枪色胆大如天，他就和麻姑开玩笑，起始是较文明点的玩笑，后来就不文明了，再后来就更不文明了。像苏三枪这种人，有钱而没有文化，你想让他文明他也文明不起来，一边发财一边偷鸡摸狗，这才是他的人生乐趣。他根本不在乎孤人在不在场，用话挑逗麻姑。麻姑心性灵醒，听得出来看得出苏三枪的用意，她来达子营的头一天，就目睹了苏三枪这财大气粗的男人的豪气，后来又在街市看出了这男人的霸气，现在又发现了这男人的流气。麻姑则一脸木然，不卑